

中世紀的信仰 與理解

——波納文圖拉神哲學導論



【溥林 著】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MONOGRAPHS SERIES 21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Middle Ages

Introduction to Bonaventure's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by Pu Lin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5972
0099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21

港台

中世紀的信仰與理解

波納文圖拉神哲學導論

溥林 著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叢刊·21

策劃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中世紀的信仰與理解——波納文圖拉神哲學導論

作者 溥林

執行編輯 江程輝 林子淳

道風書社 香港新界沙田道風山路33號

電話：2694 6868

網址：<http://www.iscs.org.hk>

電子郵件：publishing@iscs.org.hk

出版總監 楊熙楠

本書版權 © 2006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2006年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版權持有人之書面允准，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貯存或傳送
本書之任何部分。學術論文或評論之引用除外。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Monographs Series 21

Faith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Middle Ages Introduction to Bonaventure's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by Pu Lin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06

Published by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06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 is a division of the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It fosters Sino-Christian scholarship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ldwide through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

Publishing Supervisor: Daniel H. N. Yeung

Address: 33 To Fung Shan Road,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 2694 6868 Website: <http://www.iscs.org.hk> Email: publishing@iscs.org.hk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10: 962-8911-16-3

ISBN-13: 978-962-8911-16-5

獻給：

我的妻子朱葵女士

以示愛意和感激



目錄

李序	9
夏序	15
引言	17
第一章 波納文圖拉和他的時代	25
第二章 波納文圖拉神哲學的思想淵源	61
第三章 論上帝的存在	95
第四章 創造與萬物	133
第五章 光照與真理	175
第六章 不朽與救贖	195
第七章 終結與迴響	237
參考書目	275
波納文圖拉編年	287
後記	293

Contents

Forward by Li Qiuling	9
Forward by Louis Ha	15
Preface	17
Chapter one: Bonaventure and His Time	25
Chapter two: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Bonaventure's Thought	61
Chapter three: The Arguments of God's Existence	95
Chapter four: Creation and World	133
Chapter five: Illumination and Truth	175
Chapter six: Immortality and Salvation	195
Chapter seven: End and Echo	237
Bibliography	275
A Chronology of Bonaventure's Life and Writings	287
Postscript	293

李序

漫長的中世紀，堪稱是冶煉西方文化的大熔爐。而十三世紀，則是西方文化出爐前的最後一次加料和升溫。在此之前不久，以伊斯蘭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再次進入西方，而且還攜帶着西方人已經久違了的希臘文化。在經過了一個吸收和消化的必要過程之後，西方人終於迎來了十三世紀這個西方思想史上最具創造性的時代。

這個時代是以大學的繁榮和眾多的思想家著稱的。而在眾多的大學裏，有「哲學家之城」盛譽的巴黎大學在神學和哲學上獨樹一幟。兩個新興起的、注重在大城市和大學裏傳道的修會，即弗蘭西斯修會（Franciscan Order）和多米尼克修會（Dominican Order）也看中了巴黎大學這塊風水寶地，積極派遣能兵強將向巴黎大學滲透，巴黎大學的十二個神學教授席位，就被這兩個修會搶走了四個，佔三分之一。當然這種搶不是憑藉勢力巧取豪奪，而是靠自己的學術實力競爭而得。難說究竟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十三至十五世紀，這兩個修會英雄輩出，此期的神哲學史簡直就成了這兩個修會的神哲學史。單就十三世紀來說，這兩個修會可以說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二十至四十年代，弗蘭西斯修會的哈勒斯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和多米尼克

修會的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交相映輝，五十至七十年代，弗蘭西斯修會的波納文圖拉（Bonaventura）和多米尼克修會的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更是一時瑜亮，搞得羅馬教皇也不知道偏愛哪一個更好，只是施加壓力，使巴黎大學在一二五七年的同一天授予波納文圖拉和托馬斯·阿奎那為神學教授。有人說這是教皇在兩個修會之間搞平衡，但若是這二人沒有學術實力，這種平衡又豈是隨便搞的。如若真是有誰在搞平衡，倒不如說是上帝在搞平衡，使這兩大修會同時產生出如此杰出的思想家，以至於在此後的歲月裏，每當人們提到他們中的一位時，總免不了提到其中另一位。

十三世紀神哲學大繁榮的一個重要誘因是亞里士多德哲學從阿拉伯傳入西歐。在如何對待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問題上，弗蘭西斯修會和多米尼克修會這兩個宗旨大致相似的修會卻發生了嚴重分歧。前者雖然並非絕對拒斥亞里士多德，但卻堅守傳統的奧古斯丁主義。而後者則放棄奧古斯丁主義，主張以亞里士多德哲學作為基督教神學的理論基礎。波納文圖拉和托馬斯·阿奎那分別是這兩種傾向的理論代表，前者把奧古斯丁神哲學發展到了極致，被譽為「六翼天使博士」，後者則「選擇了被許多同時代人拋棄的亞里士多德主義這塊地作為地基，在它上面建立起基督教神學和哲學的宏偉大廈」，¹被譽為「通傳博士」。總的來看，托馬斯·阿奎那學成之後，畢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巴黎大學當教授，處身於理論的前沿，心無旁騖，因而其理論體系完整、邏輯嚴密、

1. Philotheus Boehner & Etienne Gilson, 《基督教哲學：從其開端到尼古拉·庫薩》（*Christliche Philosophie: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Nikolaus von Cues*; Paderborn: Ferdinand Schoeningh, 1954），頁 550。

博大精深，更有《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反異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這樣的煌煌巨著。而波納文圖拉在被授予神學教授之前幾個月已就任了弗蘭西斯修會的總會長，以後又就任了羅馬教廷的樞機主教，教務繁重，因而其著作多為短篇，理論不講究體系形式，但也正因為波納文圖拉更接近教會生活，波納文圖拉的神學更多的不是邏輯的分析和論述，而是心靈的直觀和體驗。西方有學者稱：「六翼天使導師無疑屬於十三世紀、甚至整個哲學史的最有魅力的人物之列。沒有一種別的哲學像他的哲學那樣自覺地要把握整個人，這個人不僅是理智或者意志，而且首先是一個有活生生的感覺的人。」²二人大目標一致，同為英雄，自然惺惺相惜，但觀點相異，也免不了相互攻擊。在他們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們去世之後不久的年代裏，似乎是波納文圖拉佔了上風。這一方面反映在教廷對待二人的態度上，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他們的追隨者身上。托馬斯·阿奎那雖然常年在巴黎大學執教，卻沒有教出甚麼有名的學生，有學者把它歸因為他的體系過於完美，後人難以突破和發展。「儘管如此，還是有一個聖托馬斯·阿奎那的學派存在。它雖然最初毫不起眼，在未來的教師們面前相形見绌，但卻守護着聖托馬斯·阿奎那的著述。」³而波納文圖拉雖然很早就離開大學，也沒有教出甚麼有名的學生，但眾多的慕名者卻形成了一個以波納文圖拉為首的弗蘭西斯學派。在托馬斯·阿奎那晚年以及其去世後不久，正是這個學派的幾個中堅人物發動了對托馬斯·阿奎那的批判。而更晚起的弗蘭西斯修會的司各脫

2. 同上，頁 505。

3. 同上，頁 550。

主義（Scotism）和奧卡姆主義（Ockhamism）則幾乎是淹沒了托馬斯主義的名聲。然而，隨着歐洲理性主義在近代的勝利，與科學更有親緣關係的托馬斯主義逐步獲得教廷的青睞，而當年的「神秘主義王子」波納文圖拉的神哲學則逐漸淡出。一八七九年，教皇良十三世（Leo XIII）發佈《永恆之父》（*Aeterni Patris*）通諭，規定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哲學為天主教唯一的真正哲學，要求一切天主教會都必須倡導和講授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哲學，要求人們在新的世界裏按照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重建基督教的神哲學，托馬斯主義終於取得了全面的勝利，研究托馬斯·阿奎那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即便如此，波納文圖拉也沒有被人們忘記，許多中世紀神哲學的研究者都有關於他的專著。而到了當代，當人們認真地反思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的時候，對波納文圖拉的研究更是呈上升的趨勢。在拋卻了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之後，托馬斯·阿奎那和波納文圖拉正在共同成為當代人類思維的靈泉。

不過，波納文圖拉在漢語學界至今還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大陸學界對基督教神學談不上有甚麼研究，而對西方哲學的研究則是學着黑格爾穿着「七里神靴」一步跨過中世紀，對波納文圖拉基本上是隻字不提。八十年代後，西方哲學教科書中開始出現這位大思想家的名字，但也只是例行公事的簡單介紹。九十年代初，由於工作的需要，我讀了一些介紹波納文圖拉的外文資料，受到強烈的震撼，曾下定決心深入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並為此搜集了一些材料。但也許正應了「無志之人常立志」的那句老話，此後我雖然幾次要開始這項工作，但都因一些其他事情而被打

斷。在這種情況下，溥林到中國人民大學來攻讀博士學位。由於了解到他此前已經自修了拉丁語，我建議他以波納文圖拉的神哲學為自己的博士論文主題。這是一個艱苦的工作。溥林必須用拉丁文去研讀波納文圖拉的神哲學原著，漢語學界沒有任何前期成果可供他利用和參考。幸運的是，在年輕一代學者中，溥林無論是在感悟能力上還是在勤奮上都是出類拔萃的，而他入學前在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所下的多年苦功此時也派上了用場。在三年中，他研讀了波納文圖拉的大部分神哲學著作，參考了西方大量的研究文獻，寫出了極具學術價值的博士論文，對波納文圖拉的神哲學作出了全面的介紹和剖析，受到論文評閱人和答辯委員會的交口稱讚。而作為論文的副產品，溥林還把波納文圖拉的一些作品直接從拉丁文譯成中文。⁴於是，一個鮮活的波納文圖拉形象開始出現在漢語學界。現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決定正式出版溥林的博士論文，以使更多的讀者能夠接近它，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願溥林在中世紀神哲學的研究中作出新的貢獻，願這部著作的出版能夠吸引更多的學人對波納文圖拉和中世紀的神哲學發生興趣。

是為序。

李秋零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二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4. 波納文圖拉著，溥林譯，《中世紀的心靈之旅——波納文圖拉神哲學著作選》（華夏出版社，2003）。

夏序

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為研究中世紀思想的綜合及專題導讀著作。它不但對中世紀的社會、哲學、思潮作了一番介紹，也陳述了現代人對波納文圖拉（Bonaventura）不同的見解。作者在交代了波納文圖拉的時代及思想淵源後，立即論述了糾纏着中世紀思想家的其中四個重要的課題，即神的存在、創造、真理和救贖。這些課題背後就是如何給信仰與理性定位的問題。

十一世紀安瑟倫（Anselmus）首先提出了「信仰尋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說法，並藉此宣示了中世紀是哲學與神學互相衝擊的時代。這衝擊的起因是信仰正在尋找理性，至令神學與哲學之間的界線難以劃分。對傾向靈修生活的神學家而言，理性始終只是一盞矇矓的燈，信仰才是眼睛，因為他們會認為理性並不擁有自身的獨特性。波納文圖拉身為修會的領導人，又是教皇的助手，傾向保守及站在神學的立場看事物是很自然的事。作者清晰地分析了波納文圖拉從神學的角度所理解的哲學，給哲學定下了它的角色、功能和局限，令讀者進入中世紀的世界。

亞里士多德在希臘所講的哲學與阿拉伯人在小亞細亞講的亞里士多德哲學，與中世紀歐洲人在巴黎所講的經由阿拉伯傳過來的亞里士多哲學，無論在時間、生活

的處境、所關注的問題上都有分別。波納文圖拉再從奧古斯丁的偏好中看亞里士多德，自然有他特殊的選擇。

信仰與理性的問題並非單是中世紀的問題。第二世紀德爾圖良（Tertullianus）的「正因為荒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已顯示了端倪。第五世紀奧古斯丁（Augustinus）的「我們的心永不休止，直到在你懷中安息」（Inquietum est cor nostrum donec requiescat in te）是一句嘆息，也是他自己內心一場信仰與理性鬥爭後的結論。現代人也常被這問題困擾。讀者是亟願作者將這問題帶到今天，並提供一個現代人的結論。

一般來說，以漢語閱讀西方文化的讀者必須避免給譯名混淆了視線。以漢語論述西方宗教的用語是困難的，因為歷史處境與不同的時代令一些詞語的含意太過多元。以基督（Christus）為例，它引發的漢語譯文最普遍的有「基督、基督徒、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基督宗教、中世紀的基督徒社會」。有時西方作者的用意是故意泛稱，在漢語中若選擇了過分特定的意義便會令人誤解。有時則是讀者對歷史時序不太清楚，不用特定的譯文又會產生另一方面的誤解。作者在這方面已下了一番功夫，其成果也無損作者對波納文圖拉思想的分析與研究。

最後，作者小心奕奕地介紹學者們對波納文圖拉的見解，又以拉丁原文對照，顯示出作者的認真態度和功力，也奠定了後來學者繼續研究中世紀及波納文圖拉思想的穩固基礎。這是十分值得欽佩的。

夏其龍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